

觀林詩話

二老堂詩話

艇齋詩話附校譌續校補校

竹坡詩話





觀 林 詩 話

吳 聿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話詩林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觀林詩話一卷。宋吳聿撰。聿字子書。自署楚東人。楚東地廣。莫能知其里邑。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亦云不知何人。案書中稱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作三角亭詩。有夜欠一簷雨。春無四面花之語。獻其所事。異之。使學。果後登第。今爲郎矣。云云。案會三異同話錄載此事。稱爲余子清之祖仁廓。則子書蓋南宋初人。故所稱引上至蘇軾。黃庭堅。賀鑄。下至汪藻。王宣。而止也。其中如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誤用安陵君一條。李善文選註已先有此論。聿捋爲新得。蓋偶未及檢。又引撫言趙牧學李長吉歌詩一條。撫言無此文。蓋記杜牧語。又誤增學李長吉歌詩一句。亦爲疏舛。卷末錄謝朓事三條。不加論斷。殊無所取。核其詞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歐陽修倡和詩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畢。或傳寫有所佚脫。又誤分一則爲三則歟。聿之詩學。出於元祐。於當時佚事。尤所究心。如謂黃庭堅論黃獨爲土芋。而云或以爲黃精者。乃指蘇軾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句。而不欲顯名。又陳師道所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不問是誰家句。乃蘇軾藏春兩絕句之一。託云古語。又蘇軾不向如皐閒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句。世譏軾誤以如皐爲地名。聿謂親見其手寫會獵詩。不向乃作向不。又軾嘗名賈耘老之妾曰雙荷葉。世不曉所謂。聿謂其事載泉南老人集。取雙髻並前之義。其名出於溫庭筠詞。澠水燕談稱張舜民題蘇軾老人行役詩。乃蘇轍作。王闢之誤記。軾

梅花詩用返魂字。乃用韓偓金縷祕記中語。說者誤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皆查慎行補註蘇詩所未及。又如黃庭堅與惠洪詩。實用陳平傳解衣羸而刺船句相譴。洪作冷齋夜話。乃以欲加冠巾自解。與庭堅自稱從王安石得古詩句法。及安石詞揉藍一水縈花草句。乃追用所見江上人家壁間絕句諸事。亦他書所未言。至於引郭義恭廣志。證陸龜蒙詩蕙炷字。引尉遲樞南楚新聞。證僧詩鴉根字。引隋書禮志。證古詩長跪問故夫句。引許慎說文。證衣亦可名不借。不獨草屨。引南史邱仲字傳。證唐詩半夜鐘。引宋書。證吳融誤用虞嘯父事。引世說新語庾亮事。證著屐登樓。引元結自序。證歐陽修黃庭堅誤讀答簪字。引潘岳西征賦。證晁錯之錯可讀七各切。引江淹雜擬詩。證東觀漢記誤稱沈約。引顧愔新羅圖記。證松五粒非五鬣。引歌錄。證殷芸小說誤解蜻蛚。引西京雜記。駁賀鑄詞誤用玉硯生冰。以及駁蘇軾誤以白居易除夜詩爲寒食詩。以長桑君爲倉公。以左傳小人之食爲小人之羹諸條。皆足以資考證。在宋人詩話之中。亦可謂之佳本矣。

觀林詩話

宋吳聿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漢武柏梁臺羣臣皆聯七言。或述其職。或謙敝不能。至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尤。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則又有規警之風。及宋孝武華林都亭。梁元帝清言殿。皆效此體。雖無規敝之風。亦無佞諛之辭。獨敝叨冒愧慙而已。近世應制爭獻諛辭。褒日月而諛天地。唯恐不至。古者賡載相戒之風。於是埽地矣。

謝靈運有蘋萃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上句雙聲疊韻。下句疊韻雙聲。後人如杜少陵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杜荀鶴胡盧杓酌春濃酒。舴艋舟流夜漲灘。溫庭筠廢砌醫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媼寶葉草。愚夫輸逋租。皆出于疊韻。不若靈運之工也。

陸龜蒙鄴宮詞云。魏武平生不好香。楓膠蕙炷潔宮房。可知遺令非前事。卻有餘薰在繡囊。或疑蕙不可焚。然事見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爲香。焚之。

華亭船子和尙詩。少見于世。呂益柔刻三十九首於風涇寺。云得其父遺編中。一詩云。歐冶銛鋒價最高。海中收得用吹毛。龍鳳繞鬼神號。不見金牛可下刀。涪翁屢用其語。

語言拘忌。莫如近世淺俗之甚。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云。我友云徂。今人以爲語之大病矣。余嘗誦飯牛歌。長夜漫漫何時旦。謂人曰。此豈亦寧戚識語耶。

嘗見尉遲樞南楚新聞云。薛昭緯避巢賊亂。遇舊識銀工邀食。有一櫟羶根數十紮之語。乃知王中令所遇食蒸豚僧詩。所謂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亦自有來處耶。

李義山云。小亭閒眠微酒銷。山榴海柏枝相交。韓致堯云。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對芭蕉。皆微辭也。庾信鴛鴦賦云。昔有一雙鳳。飛來入魏宮。今成兩株樹。若個是韓馮。蓋符中切。半山蝶詩云。豈能投死爲韓馮。乃皮冰切。

鮑當有清風集。行于世。時號鮑清風。嘗以孤雁詩。上一鉅公亟稱之。故又號鮑孤雁。又有貧女吟云。貧女臨水粧。徘徊波不定。豈敢怨春風。自無臺上鏡。深有古意。幸不遇賞音。便有所遇。又將爲鮑貧女耶。陳平傳言。解衣羸而佐刺船。涪翁與洪覺範詩云。脫卻衲衣着蓑笠。來佐涪翁刺釣船。似惱之太酷。而覺範自以爲。我欲收斂加冠巾之意。所謂欲蓋而彰也。

錢昭度詩云。伯禹無端教鮮食。水中魚盡不知休。陳無已云。誰初教鮮食。竭澤未能休。便覺語勝。東坡和辛字韻。至搗殘椒桂有餘辛。用意愈工。出人意。然陳無已十里塵沈不受辛。亦自然也。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安陵泣前魚。本龍陽君事。誤以爲安陵君。

涪翁論黃獨爲土芋。而云或以爲黃精。非也。蓋謂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不欲顯名之耳。

東坡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蓋世號市沽爲茅柴。以其易着易過。周美成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

與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非慣飲茅柴。不能爲此語也。

華亭並海有金山。潮至則在海中。潮退乃可游山。有寒穴泉。甘冽與惠山相埒。穴在山麓。泉鍾其間。適與海平。而半山和華亭令唐詢十咏寒穴泉詩。乃云。高穴與雲平。蓋未嘗至其處也。毛澤民作泉銘。敘半山詩云。泉當因此詩以名世。然余以爲因半山詩以增重于世。則此泉之幸。若後世好事者。欲憑此詩以考寒穴所在。則失之遠矣。非泉之不幸歟。

涑翁讀中興碑詩云。凍雨爲灑。前朝碑。楚詞云。使凍雨兮灑途。故張平子賦。凍雨沛其灑途。舊注云。凍雨暴雨也。巴郡暴雨爲凍雨。

譚賓錄載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注蹲鴟云。今之芋子。卽着毛蘿蔔。又溫庭筠乾脰子所載不同。云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書。欲注蹲鴟云。今芋子乃着毛蘿蔔。未知孰是。沈遼王逸楚詞注云。北方半夜之氣。唐劉商白角樽歌云。或謂輕冰盛沆瀣。注云海氣也。

婪尾酒出佛圖澄傳。婪尾者。最後飲酒也。東坡除夜詩云。不辭最後飲屠蘇。是以樂天詩以婪作藍云。三盃藍尾酒。一碟膠牙錫。皆更歲之事。而東坡詩有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及要浣花前之語。自注云。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當是誤記。

梅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之語。譏宣守笞官奴也。陳無已戲楊理曹詩云。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又與宣守詩云。肯爲文俗事。打鴨起鴛鴦。皆用此也。然起鴛鴦三字。亦有來處。杜牧之云。織

蓬眠舴艋驚夢起鴛鴦。

西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改曰此吳均語耳恐不足用今本作葛稚川集劉子駿文每疑古樂府有長跪問故夫之語一日讀隋志至册后之禮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乃知古婦人亦伏拜也。

陳無已跋舊詞云晁無咎云眉山宮詞蓋不更此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也予他文未能及人獨于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爲鄉掾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鄉妓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蓄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此下原本另起今據原文移正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不問是誰家者此語東坡題藏春兩絕之一全篇云莫尋羣玉峯頭路休看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莫問是誰家蓋無已託爲古語耳。

曾逢遽老於仕宦所至以嚴憚稱近有客舉一聯云他日諸侯不敢客如今到處欲爲家曰此逢遽詩也二十五年來仕於州縣者鮮有能詩乃知此老風力外別有深處。

杜牧之云杜若芳州翠嚴光釣瀨喧此以杜與嚴爲人姓相對也又有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此乃以朱雲對白日皆爲假對雖以人姓名偶物不爲偏枯反爲工也如涪翁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尤爲工緻。

嘗見東坡手寫會獵詩云。向不如皋閑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世所傳本。乃作不向如皋。遂以爲東坡誤用如皋爲地名。特未嘗見寫本耳。

半山云。不知太乙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乃上元夜戲劉貢父詩。貢父時在館中。適與王嘉所載劉向

上元夜天祿閣遇太乙降事相契。○事見拾遺記原故有此句。然此事前人引用已多。特半山用得着

題耳。

前輩作桃花菊詩雖多。而未見拔俗者。楊元素云。清香舊已親陶令。紅豔新能惑阮郎。張敏叔云。但令陶令長爲主。莫遣靈芸錯認伊。然世復盛傳一聯云。陶令歸來驚色變。劉郎去後笑開遲。亦未爲勝。但陶令歸來。劉郎去後。乃切對也。

唐人夏日詩。有炎風生白羽。畏日隔青油。想見歛煩之景。不在林樾之下也。

孟郊集有四嬋娟篇。謂花竹人月也。誤見顧況集。

程文若在官喜抄書。嘗云。古人以是爲風流罪過。予以李義山舉白奕棊兼把釣。不離至教事。頗狂之語。

作對云。舉白顛狂。不離至教。抄書罪過。○抄書當是殺青之譌要是風流。

東坡詩有云。絕勝倉公飲上池。誤以長桑君爲倉公。

王武子多四言詩。間有五字句。余最愛抱甕拙勝。○此下當有脫文

揚州僧坊有谷林堂。乃東坡命名。必至其所。然後知其名之當。棗據詩云。下窺幽谷底。窈窕一何深。魚動

起重淵。鳥驚奮高林。谷林之名。蓋出此耳。

楊元素勸酒詩云。何必口辭山簡醉。但教心似屈原醒。此語殊可味也。

秦太虛用樂天木藤謠。吾獨一身賴爾爲二。作六言云。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爲三。真奇對也。

樂天云。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春傍窈娘堤。涪翁用此意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

秋。然新婦磯女兒浦。顧況六言已作對矣。

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

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耳。蓋借此引編。已行於世矣。

九原檀弓一作九京。涪翁兩用之。云九京喚起杜陵翁。又云百不試埋九京。

東坡名賈耘老之妾爲雙荷葉。初不曉所謂。他日傳趙德麟家所收泉南老人雜記此事云。兩髻並前如

雙荷葉。故以名之。如荷葉髻。見溫飛卿詞。裙拖安石榴。髻鞞偏荷葉。

五大夫秦爵名也。封松爲五大夫。非特爲五株松也。近有題范文正所植鄱陽驛中六松云。青青六大夫。

此殊可笑。

都下舊無紅梅。一貴人家。始移植盛開。召士大夫燕賞。皆有詩。號紅梅集。傳于世。以半山北人初未識。渾

作杏花看爲冠。後東坡見云。何待北人太薄。

半山云。窻明兩不借。楊淨一籊籊。揚雄方言。紗作曰履。麻作曰不借。崔豹古今注。草履曰不借。許慎說文。

云。縹或作綦帛蒼艾色。詩縞衣縹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常所服御。而人皆易有者。皆可謂之不借。不獨屨也。然半山所指乃草屨耳。

半山詩有用蔡澤事云。安排壽考無三甲。又用退之語對云。收拾文章有六丁。東坡詩有用屈原事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又用鄭康成夢對云。忽驚歲在己辰年。皆天設對也。

秦太虛與花光老求墨梅書云。僕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涪翁和吳字韻梅詩云。夢蝶真人貌黃槁。籬落逢花曾絕倒。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謂此也。

太虛又云。僕有梅花一詩。東坡爲和王荊公嘗書之于扇。有見荊公扇上所書者。乃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兩句。涪翁又愛其四句云。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從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曰玉臺詩中。氣格高者。乃能及此耳。

涪翁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爲鄭花。王荊公嘗求此花栽。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曰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落伽山。譯者謂小白山。余疑卽此花是也。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而不去也。此題花光補題二絕句。跋翁作水仙花詩。有山礬是弟梅花是兄。亦謂此也。

太虛梅詩末云。安得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花向晴昊。乃用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兩句。

豫章諸洪作詩。有外家法律。然不多見於世。舊傳龜父游烏遮塔。示師川詩云。華鯨喚起曲肱夢。行徑幽尋小雨乾。風吹龍沙江流斷。日不烏塔松陰寒。冰雪照人徐孺子。手提玉塵對西山。安得鴻崖入瓊藥。令我蜚出六合間。○此下原本另提行。今按當合爲一條。玉父寄兄詩云。六年作別書頻至。一月相從袂又分。船宿綠波浦邊雨。客行烏泥岡上雲。陳留風俗尙可道。襄陽耆舊空復論。鴻飛冲天雁翅短。付與燕雀聊同羣。涪翁跋半山書云。今世唯王荊公字得古人法。自楊虛白以來一人而已。楊虛白自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遽瑗十年遲者。荊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楊少師題大字院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荊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澠水燕譚記。張芸叟奉使遼東。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首。謂之大蘇小集。芸叟題其後云。誰傳佳句到幽都。逢着羣兒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乃子由與坡詩佳句。二字本云家集。坡亦有和篇。所謂欲問君王乞鑑湖是也。

東坡云。醉眠炫紅綠。此乃看朱成碧顏。始紅換骨句耳。

鹽官倪清素。寶東坡墨蹟數軸。如護眼目。縣官數以勢力劫之。卒不可得。取試經行中語。自勝其所居。薄命佳人之館。

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作三角亭詩。有夜欠一簷雨。春無四面花之語。獻其所事。異之。使學。後果登第。

今爲郎矣。

東坡愛玉女洞中水。旣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爲調水符。作詩云。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鳬。吾今旣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此當與擇勝亭俱傳。於好事者爲推論也。

南史邱仲孚喜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乃知半夜鐘聲。不獨見唐人詩句。

董慶夫云。石懋敏。頃在都下。除夜作詩云。索米長安久倦游。寂無盃盎洗牢愁。歲除借問除何事。除盡朱顏與黑頭。人以爲有昔人減盡風情之識。明年果卒。懋有橘林集。行于世。可讀者。皆汪彥章詩也。暢當詩有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四句皆說醉。不覺煩也。

吳融云。嘯父知機先憶製。季鷹無事已思鱸。按虞嘯父爲宋武帝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獻替。嘯父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尙煖。鰲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謂爲知機可乎。將子華別有所據乎。

唐人有訪呂逸人不遇詩云。到門不解題。凡鳥愛竹何須問主人。余甚愛其用事。然觀其意。乃大不重其人耳。

昔人有言。詩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

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

王立之云。潘邠老望漢陽詩云。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云。着屐豈可登樓。余以爲不然。殷浩王胡之徒。秋夜登武昌南樓。聞亟道中。屐聲甚夥。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非着屐登樓耶。亟道今所謂胡梯是也。

唐教坊記云。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原本女。譌如。今據教坊記正。教習琵琶、三絃、箏、篋、箏、箏者。○原本三。譌五。今據教坊記正。謂之擲彈家。杜少陵詩。有絃管罷擲彈之句。管非擲彈之物。或改爲絃管罷吹彈。或改爲絃索罷擲彈。然皆非本語。

一僧問王茂公云。凡花皆經歲復開。東坡何爲獨于梅花言返魂香耶。茂公云。以梅花清絕能醒人。非餘花可比故耳。遂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爲證。僧來從余借二書驗之。皆與梅花了不相關。遂憾茂公之欺。余爲言其事。見韓偓金縷密記。出內廷詩。有玉爲通體尋常見。香號返魂容易回之語。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作此詩。題于花下。東坡云。返魂香入嶺頭梅。僧遂釋然。

劉向列女傳。以爲式微之詩。二人所作。一在中露。一在泥中。衛之二邑也。或者以爲聯句始此。

有題金陵永慶招提壁云。余從師川問句法。師川舉近詩云。人言春事已。我言未遽央。試向後湖去。菰葉如許長。

半山酷愛唐樂府。雨打梨花深閉門之句。

山谷云。余從半山老人得古詩句法。云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

半山嘗于江上人家壁間見一絕云。一江春水碧揉藍。船趁歸潮未上帆。渡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深味其首句。爲躊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詞。有平漲小橋千嶂抱。揉藍一水縈花草之句。蓋追用其語。

李光祿元亮兄弟數人。皆雋才。元亮作弔項羽賦。追古作者。世稱其詩。有可憐三萬六千日。長作東西南北人之句。特中鼎之一瓣耳。

陸龜蒙有蓬傘詩云。吾江善編蓬。圓者柄爲傘。所至以自隨。清陰覆一潭。自吾爲此計。蓑笠□□短。何須詣亭陰。風雨皆足緩。此三家村擇勝亭耳。

元次山自序云。帶笞箠而畫船。注郎丁桑荒切。今韻中不收。歐文忠公與涪翁。皆于清字韻壓。

溫庭筠記狐書兩篇。其一詞曰。正色鴻燾。神司化伐。穹施后承。光負懸設。嘔論吐萌。垠倪斲截。迷陽邠曲。

霽

音

霽

反

乙

林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音

霽

萬苗順律則祥。拂倫唯孽。壯虛無有。頤咽蕊屑。肇素未來。武尋輪轍。其二詞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且涿涂。蛇蛻其皮。君亦神據。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保。霞袿雲襍。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繁雜。不載。事見乾闥子。東坡喜錄鬼語。便是人道不到處。信哉。

半山醅釀金沙詩云。我無丹白看如夢。人有朱鉛見卽愁。孫思邈云。苟丹白存于心中。卽神靈如不降。其用事精切如此。

東坡在湖州甲寅年與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由苕霅泛舟至吳興東坡家尙出琵琶并沈冲宅犀玉共三面胡琴又州妓一姓周一姓邵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辭後子野令舉孝叔化去唯東坡與元素公擇在爾元素因作詩寄坡云。仙舟游漾霽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門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懽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住水晶宮。天池問盧杞願住水晶宮。願爲人間宰相。杞對曰。願作人間宰相。遂不得仙。今吳興有水晶宮之號。故云。

楊元素疏論半山云。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見其人生平行事。如著蔡之不謬。姓李紳作閔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最隆也。近世丁謂詩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嘗聞其詩曰。今人未可非商軼。商軼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頗類矣。願陛下詳其言而防其至。

半山晚年所至處書窻屏間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蓋痛悔之詞。此乃唐薛能詩句。

○此條原

本誤連上
條今移正

沈休文鍾山應西陽王教一首五章。第四章用兩足字韻。上云。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下云。所願從之。